

船连夫子与三位延庆

泉 敬史

1

船连夫子，这个名字史料上惟见于《续日本纪》卷第十九天平胜宝六年（754）十一月十一日条，内容如下：

大唐学问生无位船连夫子授外从五位下，辞而不受，以出家故也。

至于他何时入唐，何日回国等其它消息无从知晓。既然作为一名“大唐学问生”被授官位，就应该搭乘最近归国的遣唐使船回国。据《续日本纪》同年正月十六日条记载，“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来归，唐僧鉴真、法进等八人，随而归朝”，同十七日条记载“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吉备朝臣真备船，以去年十二月七日来着益久岛”，夫子很可能便是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之一回到日本的。

四年后，天平宝字二年（758）八月二日，《续日本纪》有如下记载：

外从五位下僧延庆，以形异于风俗，即辞其爵位，诏许之。

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，延庆是一名僧人，同时也是一名官员。作为一名僧人，对于踏入仕途他有可能心存愧疚，所以，他才请辞官位。而由“诏许之”可知他的请求立即获得朝廷的许可。但四年前船连夫子提出同样的请求时，朝廷到底怎么处理，我们无法知道，因为《续日本纪》中没有相关的记载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出于什么原因朝廷对这两名出家者授给官位？假设夫子与延庆是同一人，我们就会较为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。

朝廷没有接受夫子提出的请求，因为朝廷认为他不是出家者，是派往大

唐学习的留学者，因而必须当官。但不到四年他成为一名僧人，法号延庆，继而再请辞，就被接受了。

还有一位僧人也称作延庆，据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，他在来日唐朝高僧鉴真身边“引大和尚入大宰府”^①。《东大寺要录》卷四所引思讷撰《大和上传》逸文中也有延庆在鉴真与良辨僧都中间充当翻译的记载^②。同鉴真一起来日的弟子与随从一共二十四名，其中十二个人的名字见于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^③，但当中看不见延庆的名字。延庆“引大和尚入大宰府”并做翻译，肯定是与鉴真同乘一船从中国来归的日本僧人。

“即辞其爵位”的延庆（以下略称为A）与“引大和尚入大宰府”的延庆（以下略称为B）有什么关系吗？AB两名延庆会不会是同一人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会在后面给出结论。

2

如前所述，船连夫子在史料上惟见于《续日本纪》天平胜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记载，其它情况无处可知。但他的姓在古代历史上较为有名。《日本书纪》钦明天皇十四年七月条载：

苏我大臣稻目宿祢，奉勅遣王辰尔数录船赋，即以王辰尔为船长，因赐姓为船史，今船连之先也。

有关王辰尔的记载也见于《日本书纪》敏达天皇元年五月条，内容如下：

天皇执高丽表疏授大臣，召聚诸史，令读解之。是时，诸史三日内皆不能读，爰有船史祖王辰尔能奉读译。

由以上记载可知，一名称作王辰尔的人物被赐姓为船史，即是船连之先祖。天皇把高丽国上表的表章令人阅读时，只有王辰尔能判读出来，其他诸史都不能。

由是天皇与大臣俱为赞美，曰勤乎辰，尔懿哉辰尔。汝若不
 爱于学，谁能读解，宜从今始，近侍殿中。汝等所习之业，何故
 不就。汝等虽众，不及辰尔。

“诸史”的“史”，这个姓本来是掌管文书部门的渡来系氏族的姓。在诸史当
 中，王辰尔肯定是最合天皇的心意，因此逐渐确立了成为船连始祖的地位。

在《六国史》中，有关王辰尔和他后代的记载不少。从钦明天皇十四年
 (553)到元庆五年(881)的三百二十八年间，一共有四十七处、二十六名
 的船姓者的记载。

船史惠尺是其中一名成员。他的名字见于《书纪》皇极天皇四年(645)六
 月条，内容如下：

**苏我大臣虾夷等临诛，悉烧天皇记、国记、珍宝，船史惠尺
 即疾取所烧国记而奉献中大兄。**

苏我虾夷被中大兄讨伐临死际，放火烧毁《天皇记》、《国记》等文书，惠尺
 冒火取回《国记》，并奉献给中大兄，这一举止表明了其拥护中大兄的立场。

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八年后的白雉四年(653)五月，大唐大使小山上
 吉士长丹以下一共二百四十一个人，搭乘两艘船向唐出航。相关内容
 记载如下：

**夏五月辛亥朔壬戌。发遣大唐大使小山上吉士长丹、副
 使小乙上吉士驹、驹，更名糸，学问僧道严、道通、道光、惠
 施、觉胜、弁正、惠照、僧忍，知聪、道昭、定惠，定惠，内大
 臣之长子也。安达、安达，中臣渠每连之子。道观、道观，春日粟
 田臣百济之。学生巨势臣药、药丰足臣之子。冰连老人、老人，真
 玉之子。或本，以学问僧知弁、义德，学生坂合部连磐积而增焉。并
 一百二十一人，俱乘一船。以室原首御田为送使，又大使大山下
 高田首根麻吕更名八搦脰、副使小乙上扫守连小麻吕，学问僧道
 福、义向，并一百二十人，俱乘一船，以土师连八手为送使。**

第一船上有十五名学问僧和三名学生。其中，学问僧道昭也是船连姓者，而且是船连惠尺的孩子，依据为《续日本纪》文武天皇四年（700）三月条的如下记载：

三月己未，道照和尚物化，天皇甚悼惜之，遣使吊赠之。和尚河内国丹比郡人也，俗姓船连，父惠尺少锦下。

道昭圆寂之后，《续日本纪》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道昭的事迹，上述记载为文章的开头部分^④。道昭因此名垂青史。

我们再看《书纪》白雉四年的记载，那里也有学问僧定惠的名字，而且有“定惠，内大臣之长子也”的记载。这个内大臣是藤原鎌足，即原来的中臣鎌足，是曾与中大兄起兵伐苏我虾夷、入鹿的藤原氏的始祖。也就是说，惠尺的孩子道昭和鎌足的孩子定惠一起渡海入唐。

3

日本历史还有一名延庆，是《藤氏家传》下卷《武智麻吕传》的编者（以下略称为“延庆C”）。《武智麻吕传》是在天平宝字年间为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编写的家传，上卷《鎌足传》是仲麻吕本人编的，下卷《武智麻吕传》是仲麻吕令延庆编的。被委以重任的延庆C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个僧人，与藤原氏的关系应该特别密切，而且是与A、B两名延庆、夫子同时代的人。

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三位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横田健一在《众书解題》卷四传部一《家传、武智麻吕传》中说延庆C是藤原家的家僧，而且与延庆B、延庆A是同一人。堀池春峰在《南都佛教史的研究》（下、法藏馆）中承认延庆C与B是同一人（延庆A不是），但是，他又认为令一介家僧编家传不合常理，因此，提出延庆B、C是天平胜宝四年入唐的留学生、藤原仲麻吕的第六子藤原刷雄的意见。藁田香融在《惠美家子女传考》（《史集》32、33号）中承认横田说，而且认为三名延庆与夫子为同一人物。也就是说，三位学者的看法如下：

横田说：延庆 A=B=C= 藤原家的家僧

堀池说：延庆 B=C= 藤原刷雄

藁田说：延庆 A=B=C= 藤原家的家僧 = 夫子

《续日本纪》天平胜宝四年（752）闰三月九日条有如下记载：

召遣唐使副使已上于内里，诏给节刀。仍授大使从四位上藤原朝臣清河正四位下、副使从五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从四位上、留学生无位藤原朝臣刷雄从五位下。

鉴真与延庆 B 搭乘此次遣唐使船回国。十二年后，当藤原仲麻吕因谋反朝廷被讨伐的时候，刷雄的名字见于《续日本纪》天平宝字八年（764）九月条的如下记载：

独第六子刷雄，以少修禅行，免其死而流隐岐国。

“以少修禅行”意味着他出过家。也就是说，藤原刷雄经历过入唐，也经历过出家，而且从唐回国的途径与延庆 B 相同。笔者以为刷雄与延庆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。

4

三位学者都承认延庆 B 与 C 是同一人。横田和藁田以为不仅 B、C，A 也是同一人，而且作为藤原家的家僧编“藤原家传”。堀池不承认这个看法，提出延庆 C 为藤原仲麻吕的孩子刷雄的意见。对于夫子，只有藁田提到。他认为夫子与三名延庆是同一人，而且是藤原家的家僧。但是，如前所述，除了在本论开头部分引用的《续纪》记载以外，我们无法知道夫子的信息，即无法找到夫子是藤原家家僧的任何证据。

笔者也承认夫子与延庆之间有“同一人物性”。也承认刷雄与延庆之间还是有“同一人物性”。但是，“船连”夫子与“藤原”刷雄绝对不会同一

人。那么，我们怎么解释夫子、延庆、刷雄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呢？

笔者以为夫子与延庆 A 是同一人，刷雄与延庆 B、C 也是同一人，但是，延庆 A 与延庆 B、C 不是同一人。就是说，有两名都是法号延庆的僧人，他们的关系如下：

夫子 = 延庆 A 延庆 B、C = 刷雄

那么，夫子与刷雄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？

古代日本具有几种留学者。他们首先分为僧俗两种，然后根据他们的留学目的、留学期间等，分为留学或请益、还学等。他们都是乘遣唐使船入唐，请益、还学的留学者与同批遣唐使一起回国。留学的留学者在唐朝学习，等待与下一次遣唐使一起回国。按照这个规定，我们可以推测留学者们的入唐时期和回国时期。

但是，据《续纪》的记载，夫子不是留学生，也不是请益、还学生，他是“大唐学问生”。我们无从推测他何时入唐。也就是说，他也有与刷雄一起入唐的可能性。

那刷雄呢？他是个留学生。《续纪》说他天平胜宝四年（752）出发赴唐。这次遣唐使在二年后的天平胜宝六年（754）回国。鉴真、延庆 B 都在那艘船上。留学生刷雄，一般来说不会这时回来，他应该还在唐朝持续读书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与延庆 B 的“同一人物性”比较稀薄的。但是，我们知道他入唐十二年后，即天平宝字八年（764）已经回国“以少修行，免其死而流隐岐国”了。在他入唐后的下一次的遣唐使于天平宝字三年（759）入唐，同五年（761）回日本。刷雄是否有可能是这时回国的呢？那个可能性不大。因为这次遣唐使是迎入唐大使藤原清河的，规模比较小，而且由于安史之乱引起路途危险，清河也无法离开唐朝。再下一次的遣唐使任命于天平宝字六年（762），但是未能出航。之后，到宝龟八年（777）再没有发过遣唐使。所以，刷雄除了搭乘天平胜宝六年回国的遣唐使船归国以外，不可能在“以少修行，免其死而流隐岐国”的时候已在日本生活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以为夫子与刷雄之间，曾经一起入唐，一起回国，彼此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。

结 语

倘若船连夫子与藤原刷雄一同入唐，就会让我们联想到道昭与定惠的关系。刷雄入唐的一百年之前，藤原鎌足的孩子定惠与船连惠尺的孩子道昭也一同入唐。据《藤原家传·贞惠传》的记载，定惠入唐时“时年十有一岁矣”。这么年轻的内大臣的长子，还是要有人陪的。按照《书纪》的记载，道昭当时已经二十四岁了，很有可能陪伴定惠入唐。

夫子与刷雄入唐时的年龄无从知晓。但是，他们都是“无位留学生”。尚“无位”的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的孩子刷雄，想必要比船连夫子年轻许多。一百年前，僧人定惠入唐时，僧人道昭陪他一起去。一百年后，俗人刷雄入唐时，俗人夫子陪他一起去。笔者想象中的夫子与刷雄的关系应该就是如此吧。

与夫子一起入唐的刷雄，入唐后以鉴真为导师出家，法号延庆。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夫子也皈依佛教。他们跟随着鉴真一起回到日本。延庆在鉴真与良辨僧都中间充当翻译后，开始编《藤原家传》。夫子虽然愿意出家，但是被授官位必须当官。之后，延庆由于种种原因还俗，遂将自身的法号送给才成为僧人的夫子。

[注]

①『唐大和上東征伝』：

廿六日辛卯延慶師引大和尚入太宰府。

② 東大寺要録卷四：

大和上伝。勝宝六載甲午二月一日。(中略)又問唐中頗有如此大像。遣延慶
訳語云無。

③『唐大和上東征伝』：

隨弟子揚州白塔寺僧法進、泉州超功寺僧曇靜、台州開元寺僧思讞、揚州興
云寺僧義靜、衢州靈耀寺僧法載、賓州開元寺僧法成等一十四人，藤州通善
寺尼智首等三人，揚州優婆塞潘仙童、胡國人審最、如審、崑崙國人軍法力、
膽波國人善听、都廿四人。

④ 这段记载这样接下去：

和尚戒行不欠，尤尚忍行。尝弟子欲究其性，窃穿便器，漏污被褥。和尚乃微笑曰，放荡小子，污人之床，竟无復一言焉。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，随使入唐，適遇玄奘三藏，师受业焉。三藏特爱，令住同房。谓曰，吾昔往西域，在路飢乏，无村可乞，忽有一沙门，手持梨子，与吾食之。吾自啖后，气力日健。今汝是持梨沙门也。又谓曰，经论深妙，不能究竟，不如学禅流传东土。和尚奉教，始习禅定，所悟稍多。于后随使归朝。临诀，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，咸授和尚而曰，人能弘道，今以斯文附属，又授一铛子曰。吾从西域自所将来，煎物养病，无不神验。于是和尚拜谢，啼泣而辞。及至登州，使人多病，和尚出铛子，暖水煮粥，遍与病徒。当日即差，既解缆顺风而去。比至海中，船漂荡不进者，七日七夜。诸人怪曰，风势快好，计日应到本国，船不肯行，計必有意。卜人曰，龙王欲得铛子。和上聞之曰，铛子此是三藏之所施者也，龙王何敢索之。诸人皆曰，今惜铛子不与，恐合船为魚食。因取铛子、抛入海中，登時船进、还归本朝。于元兴寺东南隅，别建禅院而住焉。于時天下行业之徒，从和尚学禅焉。于后周游天下，路傍穿井，诸津济处，儲船造桥。乃山背国宇治桥，和尚之所创造者也。和尚周游凡十有余载，有勅请还止住禅院。坐禅如故，或三日一起，或七日一起。倏忽香气从房出，诸弟子驚怪，就而谒和尚，端坐繩床，无有气息。时年七十有二，弟子等奉遣教，火葬于栗原。天下火葬从此而始也。世伝云，火葬毕，亲族与弟子相争，欲取和上骨斂之，飘风忽起，吹颺灰骨，終不知其处，时人异焉。后迁都平城也，和尚弟及弟子等奏聞，徙建禅院于新京，今平城右京禅院是也。此院多有经论，书迹楷好，并不错误，皆和上之所将来者也。